



# 侠客潜行

——写在第24个记者节到来之际

□ 任翔宇



11月8日是记者节。

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悲喜和忧欢，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冷暖自知。

记者这个职业独有的悲喜和忧欢，往往是在文艺作品中因为职业特性的放大，才被更多人感怀和触动。

记者在以往的影视作品里总是呈现出一种隐喻，比如《超人》里的克拉克，《蜘蛛侠》里的帕克，超能力带来深入现场的便利，而这，正是大多数记者一直在路上却未必能赶上新闻事件发生时刻的痛点。在《惊爆内幕》《投奔怒海》《晚安，好运》中，有记者的正面形象；在《追踪眼前人》《丑闻》《死亡直播》里，有记者的反派造型；在《西雅图夜未眠》《海外特派员》中，还有保持中立的记者形象。1991年的《编辑部的故事》，剧中记者戈玲、李冬宝应该算是国产影视剧里第一次把记者当成主角拍摄的作品。李冬宝常年穿着摄影马甲、拿着相机、戴着帽子的装扮，一度成为记者职业的专有造型。

近些年因为新媒体时代的全民拥抱，记者很多职业行为也不在公众面前那么神秘和神话了，影视形象也就逐渐多起来、立体起来。《女不强大天不容》海清扮演的郑雨晴凭着自己的能力和一腔热血，用女性的柔婉、坚韧，终于让报社

经营有了转机；美剧《新闻编辑室》为我们展现的是另一种风格的新闻人百态，无论你的喜怒哀乐如何肝肠寸断或者愁肠百转，演播室里灯一打亮，摄影机一转，必须转成大众认知中的、行业操守要求的新闻阐述人。而在一人、一口、一面之后，监控收视反馈的、保持连线状态的、背景资料准备的、应急情况处理的，各司其职，经年状态如常；陈凯歌执导的《搜索》里，姚晨扮演的女记者新闻嗅觉敏锐，但一味追求轰动效果成为心魔的奴隶；《情深深雨蒙蒙》中的何书桓、《士兵突击》里的张干事、《女人不再沉默》中的苏静、《金太郎的幸福生活》中的小米、《时尚女编辑》中的程昕……记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文艺作品里。

前段时间看过一部片子，是专门讲记者这行的，内心激荡了很久。

《不止不休》是由贾樟柯监制、王晶执导的现实题材励志影片。该片由白客、苗苗、张颂文领衔主演，宋洋特别出演，王奕权、周野芒主演，秦海璐、胡天渝友情出演，于2020年9月9日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后于2023年3月2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剧情将时间拨回到2003年的中国，那时互联网尚未席卷一切，纸媒为王。没钱、

没学历、没背景的“三无青年”韩东（白客饰）怀揣新闻理想与女友小竹（苗苗饰）开始了北漂生涯，期间在知名记者黄江（张颂文饰）的帮助下进入报社实习，在一次案件调查中，韩东发现了背后更大的真相。一边是光明的前途，一边是心中的正义，韩东陷入两难抉择。

据说，这部作品的原型，是著名的调查记者许其光。

据说，矿难现场乔装成家属、卖惨混进卖血人群打入“地下黑血站”、推动立法改变对乙肝患者职业歧视等等的情节，都有现实原型案例。

记者，是记录者，也是参与者，更是亲历者。只有亲历，才能以行业的理性审视和专业的条分缕析把亲历的现实感受呈现给公众。

从“纸媒已死”“纸媒不死”到报网融合，尽管介质上很多人纠结于存在感，但一直没有人怀疑，记者这个行当，会否存在下去。为什么？因为所谓“时代记录者”的定义让大家深信，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个体还是群像，都需要有人真实记录。当然，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记者，还要肩负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承担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责任。这样的责任在“人人都是传声筒”“人人

都是麦克风”的微博、微信时代下更需要信念和智慧，才能在真幻之间、是非之间、谬理之间、模糊之间见证历史、记录时代、揭示真相、传播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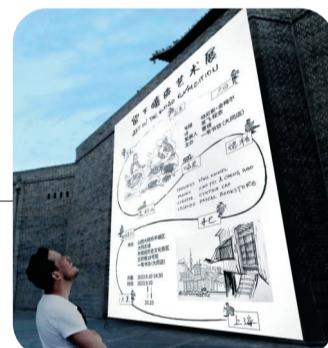
2011年的时候，一晃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彼时还在广播电台任台长的张晓非老兄在年初冰冻时节相邀一晤，到了才注意到已经聚了一大家子人，柴京云、杨为民、张志坚，还有报社的几位兄弟姊妹。此一聚就是为了创作《新闻工作者之歌》，张志坚、杨为民分别是词曲作者。这首歌后来经过修改润色编曲后，也成为了那一年成立的大同新闻合唱团的代表作，每逢演出必唱。

十几年过去了。今年，在大同日报社记者节主题活动排练场和老同事聊起来，还依旧能哼唱出曾经熟悉的歌曲，不过年轻一代，已经完全不知道还存在过这么一首代表职业的励志之歌。

《新闻工作者之歌》没能走出大同，《新闻工作者之歌》也没能走出10年的时问轴。

电影、电视、歌曲、文艺作品里，不是没有对记者的聚焦，只不过，这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新闻成品远比职业本身更受关注。所以“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不如就这样侠客潜行。

## 诗样嬉皮



渴望的只是大家来分享他行走中国的点滴故事，分享他回到小小的祖国之前对大大中国的图像记忆。特尼斯是真诚的，他让我想到梵高，让我想到法国的阳光与麦田，想到海浪边神经质的梵高画笔下的热爱真诚与璀璨。艺术让每个人在繁华芜杂的大千世界找到自己的初心。

特尼斯的绘画是原始的，冲动的，真诚的，凌乱的，散漫的，朴素的。看他的作品没有高大上艺术主题的约束与拷问，没有道德批判的是非，有的只是一个外国人行走中国的点滴故事，它真诚坦然地呈现。

我带着大大小小的学生拿着速写本和特尼斯行走在大同古城的古今街巷里，琉璃宫殿和破旧厕所在他眼里是平等的存在。他眼里的大同不是我们习惯中的大同，他在应县木塔的光影里抒写空旷，在古城杂沓的废墟里记录城市，在一苇书坊的一杯冷萃咖啡里静静倾听，他用心布置着小小的展厅，在许多不经意的书堆里放好自己的作品，他希望人们在没有预约的状态下与他的作品偶遇，在不经意间读懂他和中国的图像故事。

这样的艺术展览在古典中国的时空里是新鲜的，出格的，是一种属于行走的自治与精神的游牧，如果可以，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流浪，在嬉皮中描绘出一个多元视角的自治中国与别样大同。

杨俊芳

## 中国舞剧已走进千家万户



当舞剧《丝路花雨》1979年在北京横空出世时，人们惊讶于剧中经典的戏剧性冲突设计和“S”形三道弯式舞蹈动作的魅力。其后的40多年间，中国当代舞剧创作突飞猛进，经过舞蹈家们的深耕细作和长期积累，终于让舞剧艺术从“小众”走向“千家万户”。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舞剧成为舞台演出中的“爆款”。从2013年起，舞剧《沙湾往事》开始创排、演出，至今10年间多轮巡演，足迹遍及60多个城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从2019年正式公演，几年时间，就突破了500场大关，成为一部人人夸赞的大火之作。2021年8月20日，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两年期间实现了三轮全国巡演，迈过了360场的关键门槛，猛烈冲击着舞剧演出的新纪录。其他一些火爆的舞剧，如《骑兵》《咏春》《五星出东方》等，无不为当代舞台艺术增添着斑斓的色彩。

中国当代舞剧爆红的缘由，首先是舞剧艺术家们呼应时代之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要内容载体，创作出了一批激荡人心的精品力作。

其次是因为当代中国舞者具有奋力攀登艺术高峰的精神。最令人鼓舞和值得书写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舞剧以成长姿态在华夏大地迅猛崛起，一批带有鲜明中国文化底色和审美特性的优秀舞剧脱颖而出。虚实结合的叙事结构，心理导引的空间处理，精妙的线性化旋律化的人物动作主题，多变的舞台美术设计语言，充分展现个性的影像视频元素等，成为中国舞剧艺术的“标配”，构成了

与世界舞剧艺术发展既有关联又截然不同的相貌和审美品格。

“中国式舞剧”已然登上世界舞台。《只此青绿》的多层次套环与中华同心圆文化深刻关联；《绝对考验》的时空转换与中国诗词的比兴手法神韵相通；《朱自清》里的夫妻临终诀别“枕头双人舞”超越了世界传统舞剧的爱情双人舞意涵而触及中国人的生死观。这些作品，与世界经典舞剧大不相同，个性十足地用中国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把“中国式舞剧”的概念以鲜明的审美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一次堂堂正正地书写在当代中国剧场艺术的历史册页上，写入了世界舞剧文化历史。

再次是文化市场大海涨潮，融媒体等新生事物一浪高过一浪，让中国舞剧乘势启航。

电视和网络综艺节目中舞蹈类节目也带动了舞剧热，也为舞蹈艺术的普及和明星舞者的诞生提供了巨大机遇。更可喜的是，粉丝们不仅因喜爱舞者而追星，更因为喜爱作品而追剧，因为艺术引起的共鸣共振而热爱传统文化。由江苏大剧院出品的民族舞剧《红楼梦》，以黎星、李超等90后舞蹈演员为核心的主创团队高度关注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视角，着力于古典文学名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现代剧场美学的力量，引起众多90后、00后青年观众群体热烈追捧。该剧在24个月里巡演了17个城市、20个剧院，所到之处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其盛况令人难以置信。

思考中国舞剧的当下发展趋势，总让人想起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舞剧的前路尚远，却非常令人鼓舞。

据《学习强国》